

林语堂著：

我的话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書店

我的話

林語堂著

論語叢書
我的話

上册

林語堂著

行素集

上海時代書局印行

版初排重月一十年七十三國民

所 版
有 權

角五元七圓金價售冊每

序

一向來未讀新聞學的人當編輯，向來未讀文學概論的人評閱文稿，只胡亂做將去，遂有今日一方交口稱譽又一方誓死剷除之論語。起初亦學編輯評論時事，期期難免有許多應時點綴文章。但一則厭看日報，二則時評文章，自覺無聊，三則風頭越來越緊，於是學乖，任雞來也好，犬來也好，總以一阿姑阿翁處世法應之，乃成編輯不看日報之怪現象。只因報既不看，要人到碼頭也，未到碼頭也，大會閉會也，未閉會也，憲法起草完畢也，未完畢也，訓政時期已過也，未過也，全然不知道，而與亢德已有前約，一篇文章，期期非交不可。於是信手拈來，政治病亦談，西裝亦談，再啓亦談，甚至牙刷亦談，頗有走入牛角尖之勢，真是微乎其微，去經世文章遠矣。所自奇者，心頭因此輕鬆許多，想至少這牛角尖是我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來統制，遂亦安之。孔子曰：汝安則爲之。我既安矣，故欲據牛角尖負隅以終身。

此篇所收，類皆論語廿七期以後『我的話』欄中所發表及廿七期以前三五篇比較成篇文章。餘一年半來所作擬選六十餘篇收入『披荊集』。此集則毫無披荊斬棘之志，若必爲命名，可名之『行素集』。廿三年六月廿二日龍溪林語堂自序。

我的話 上編

目次

序	一	論中西畫	四二
論幽默	一	附錄徐訐中西藝術論	四六
薩天師語錄	一八	有不爲齋解	四七
薩天師與東方朔	一八	與德哥派拉書	五一
文字國	二二	怎樣寫『再啓』	五五
上海之夜	二六	宗教與藏府	六〇
論政治病	二八	作文六訣序	六四
民國廿二年吊國慶	三二	作文六訣	六六
我怎樣買牙刷	三三	論西裝	七八
雜說	四〇	言志篇	八四

女論語·····	八九	談言論自由·····	一四五
基本英文八百五十字·····	九五	春日遊杭記·····	一五一
爲洋涇浜英語辯·····	一〇二	思滿大人·····	一五九
大暑養生·····	一〇九	讓娘兒們幹一下吧！·····	一六四
夏娃的蘋果·····	一一〇		
跋「牛羊之際」·····	一一一		
說避暑之益·····	一二二		
白克夫人之偉大·····	一二七		
婚嫁與女子職業·····	一二〇		
論語週年秋興有感·····	一二四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之荒謬·····	一二八		
阿芳·····	一三二		
我的戒烟·····	一三六		
水乎水乎洋洋盈耳·····	一四一		

論幽默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a and comedy; 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國文化的極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劇及俳調之發達，而真正的喜劇的標準，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

——麥烈蒂斯喜劇論

上篇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人之智慧已啓，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生疑惑，處處發見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現。如波斯之天文學家詩人荷麥卡奄姆，便是這一類的。三百篇中唐風之無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覺

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偷」之時，也已露出幽默的態度了。因為幽默只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鄭風「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頭腦如莊生出現，遂有縱橫議論諷刺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莊生可稱為中國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稱莊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於老子，也無不可。戰國之縱橫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辯之才。這時中國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確乎是精力飽滿，放出異彩，九流百家，相繼而起，如滿庭春色，奇花異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態以爭妍。人之智慧，在這種自由空氣之中，各抒性靈，發揚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窮理，各逞其奇，奇則變，變則通。故毫無酸腐氣象。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有譴惡與超脫二派，殺身成仁，臨危不懼，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這是譴惡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為，如楊朱之徒，或是做隱仁義，絕聖棄智，看穿一切如老莊之徒，這是超脫派。有了超脫派，幽默自然出現了。超脫派的言論是放肆的，筆鋒是犀利的，文章是遼大淵放不顧細謹的。孜孜為利及孜孜為義的人，生超脫派看來，只覺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執棺槨之厚薄尺寸，守喪之期限年月，當不起莊生的一聲狂笑。於是儒與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成了兩大勢力，代表道學派與幽默派。後來因為儒家有

「尊王」之說，爲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與君王互相利用，壓迫思想，而造成一統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不能因君王這統之壓迫，遂歸消滅。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莊文章氣魄，足使其效力歷世不能磨滅，所以中古以後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獨尊儒家道統，實際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國人得勢時都信儒教，不遇時都信道教，各自優遊林下，寄託山水，怡養性情去了。中國文學，除了御用的廟廟文學，都是得力於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廟廟文學，就是假文學，就是經世之學，狹義言之，也算不得文學。所以真有性靈的文學，入人最深之吟咏詩文，都是歸返自然，屬於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派的。中國若沒有道家文學，中國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統，中國詩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國人之心靈，不知要苦悶到如何。

老子莊生，固然超脫，若莊生觀魚之樂，蝴蝶之夢，說劍之喻，蛙蟹之語，也就够幽默了。老子教訓孔子的一頓話：「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夫子之騷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無論是否戰國時人所僞託司馬遷所誤傳，其一股酸溜溜氣味，令人難受。我們讀老莊之文，想見其爲人，總感其酸辣有餘，溫潤不足。論其遠大遙深，睥睨一世，確乎是真正（*conio spirit*）。

（說見下）的表現。然而老子多苦笑，莊生多狂笑，老子的笑聲是尖銳，莊生的笑聲是豪放的。大概超脫派容易流於憤世嫉俗的厭世主義，到了憤與嫉，就失了幽默溫厚之旨。屈原賈誼，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謂幽默是溫厚的，超脫而同時加入悲天憫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謂幽默，機警犀利之諷刺，西文謂「鬱剔」（*Acid*）。反是孔子個人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近於真正幽默態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顯的事實。我所取於孔子，倒不是他的跼蹐如也，而是他燕居時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跼蹐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愛的是失敗時幽默的孔子，是不願做匏瓜繫而不食の孔子，不是成功時年少氣盛殺少正卯の孔子。腐儒所愛的是殺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與點也幽默自適之孔子，孔子既歿，孟子猶能談諧百出，踰東家牆而攘其女子，是今時士大夫所不屑出於口的，齊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諷刺氣味，然孟子亦近於鬱剔，不近於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後儒者日趨酸腐，不足談了。韓非以命世之才，作說難之篇，亦只是大學教授之幽默，不甚輕快自然，而幽默非輕快自然不可。東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國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後，王何之學起，道家勢力復興，加以竹林七賢繼出倡導，遂滌盡腐儒氣味，而開了清談之風。在這種空氣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靈，周秦思想之緊張

怒放，一變而爲恬淡自適，如草木由盛夏之煥然繁榮而入於初秋之蕭瑟深遠了。其結果，乃養成蒼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詩人陶潛。陶潛的實子，是純熟的幽默。陶潛的淡然自適，不同於莊生之狂放，也沒有屈原的悲憤了。他歸去來辭與屈原之下居漁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賞，但沒有激越裏憤之音了。他與莊子，同是主張歸返自然，但對於針砭世俗，沒有莊子之尖利。陶不肯爲五斗米折腰，只見世人爲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魯可憐。莊生卻屬干祿之人爲饕餮之牛待宰之旋。所以莊生的憤怒的狂笑，到了陶潛，只成溫和的微笑。我所以肯此，非所以抑莊而揚陶，只見出幽默有各種不同。議論縱橫之幽默，以莊爲最，詩化自適之幽默，以陶爲始。大概莊子是陽性的幽默，陶潛是陰性的幽默，此發源於氣質之不同。不過中國人未明幽默之義，認爲幽默必是諷刺，故特標明閒適的幽默，以示其範圍而已。

莊子以後，議論縱橫之幽默，是不會繼續發現的。有骨氣有高放的思想，一直爲帝王及道統之團結勢力所壓迫。二千年間，人人議論合於聖道，執筆之士，只在孔廟中翻筋斗，還學場中檢牛毛，所謂放逸，不過如此，所謂高超，亦不過如此。稍有新穎議論，超凡見解，即認爲悖經叛道，辯言詭說，爲朝士大夫所不齒，甚至以亡國責任，加於其上。范曄以至蜀何遜之罪，浮於桀紂，認爲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都應歸罪於二子。

王樂清談，論者指爲亡晉之兆。清談尙不可，誰敢復說絕聖棄智的話？二千年間之朝士大夫，皆負經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諸侯，治萬乘，聚稅斂，即作文章抒悲憤，尙且不敢，何暇言諷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開口仁義，閉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爲僞，不許人揭穿。直至今日之武人通電，政客宣言，猶是一般道學面孔。禍國軍閥，覬覦大夫，顧其宣言，幾乎人人要駕湯武而燒堯舜。暴斂官僚，服毒武夫，聞其演演，亦幾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於妻妾泣中庭，施施從外來，孟子所譏何人，彼且不識，又何暇學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爲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歸滅亡。議論縱橫之幽默，既不可見，而開適怡情之幽默，却不絕的見於詩文。至於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如韓愈之送窮文，李漁之逐貓文，都不過遊戲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學士大夫，已經是寫不來了。只有在性靈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時可發見很幽默的議論文，如定齋之論私，中郎之論擬，子才之論色等。但是正統文學之外，學士大夫所目爲齊東野語稗官小說的文學，却無時無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話，元之戲曲，明之傳奇，清之小說，何處沒有幽默？若水滸之李逵，魯智深，寫得使你時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時而哭不得笑不得，遠超乎諷諷褒貶之外，而遠乎幽默同情境地。西遊記之孫行者，豬八戒，確乎使我們

於喜笑之外，感覺一種熱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幾乎篇篇是摹繪世故人情，幽默之外，雜以諷刺。鏡花緣之寫女子，寫君子國，老殘遊記之寫瑣姑，也有不少啓人智慧的議論文章，爲正統文學中所不易得的。中國真正幽默文學，應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猶如中國最好的詩文，亦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

中 篇

因爲正統文學不容幽默，所以中國人對於幽默之本質及其作用沒有了解。常人對於幽默滑稽，總是取鄙夷態度，道學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懼態度，以爲幽默之風一行，生活必失其嚴肅而道統必爲詭辯所傾覆了。這正如道學先生視女子爲危險品，而對於性在人生之用處沒有了解，或是如彼輩視小說爲稗官小說，而對於想像文學也沒有了解。其實幽默爲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屢言之，道學家能將幽默屏棄於他們的碑銘墓誌哀表之外，却不能將幽默屏棄於人生之外。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欲，與想懷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儘管道學，與熟友閒談時，何嘗不是常有俳諷實笑？所差的，不過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潤而已。試將朱熹所著名臣言行錄一翻，便可見文人所不敢筆之於

審，却時時出之於口而極富幽默味道。試舉一二事為例：

（趙普條）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達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繇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學話，粉飾話。太后却能將太祖建朝之功抹殺，而謂係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這話及這種見解，正像蕭伯納令拿破崙自述某役之大捷，全係其馬偶然尋到擺渡之功，豈非揭穿真相之上乘幽默？

關於幽默之解釋，有哲學家亞里斯多得，柏拉圖，康德，哈勃斯（Hobbes）、伯克森，弗勞特諸人之分析。伯克森所論，不得要領，弗勞特太專門。我所最喜愛的，還是英小說家麥烈蒂斯在劇論中的一篇討論。他描寫俳調之神一段，極難翻譯，茲勉強粗略譯出如

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於明理，你就在靜觀人類之時，窺見在上有一種神靈，默然的觀察一切……他有聖賢的頭額，嘴脣從容不緊不鬆的半開着，兩個唇邊，藏着林神的詭譎。那像弓形的稱心享樂的微笑，在古時是林神響亮的狂笑，撲地叫眉毛倒豎起來。那個笑聲會再來的，但是這回已屬於莞爾微笑一類的，是和緩恰當的，所表示的是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而不是胡盧笑鬧。常時的態度，是一種閒逸的觀察，好像飽觀一場，等着擇肥而噬，而心裏却不着急。人類之將來，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的是人類目前之老實與形樣之整齊。無論何時人類失了體態，誇張，矯揉，自大，放誕，虛偽，炫飾，纖弱過甚；無論何時地他看見人類懣懣自欺。淫修奢欲，崇拜偶像，作出荒謬事情，眼光如豆的經營，如癡如狂的計較，無論何時人類言行不符，或倨傲不遜，屈人揚己，或執迷不悟，強詞奪理，或夜郎自大猩猩作態，無論是個人或是團體；這在上之神就出溫柔的諷意，斜視他們，跟着是一陣如明珠落玉盤的笑聲。這就是俳調之神（The comic spirit）。」

這種的笑聲是和緩溫柔的，是出於心靈的妙悟。訕笑嘲諷，是自私，而幽默卻是同情